

春秋左傳詁

春秋左傳詁卷九

陽湖洪亮吉學

傳

文公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

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

史記歷書餘作邪注云邪音餘

履端於始序則

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漢書志夏引作諄

四月丁巳葬僖公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

从石經宋本改錫作賜

閏按顧炎武以石經爲非誤經傳文往往不盡同如五

年經王使榮叔歸舍且貺傳作來舍是也又公羊傳云

錫者何賜也左氏作賜正以釋經今據改叔孫得臣如
周拜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
鄭伐縣訾及匡鄩鄭道元云扶溝縣匡亭在匡城鄉春秋
孔達侵鄭伐縣訾及匡卽此邑也晉襄公旣祥使告于
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
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
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
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
謀 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初楚子將以商臣
爲大子訪諸尹令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鄩鄭元禮記

注齒年也杜本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鄩賈逵

云舉立也史記集解杜取此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蘇曰而終

忍人也韻釋文蠡本又作蜂服虔云言忍為不義同上杜

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韻賈逵

云職商臣庶弟同上杜取此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

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枚史記作饗王之寵姬而

弗敬也索隱云姬當作妹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

立職也韻按韓非子作廢女而立職傳上云黜商臣似作

廢字為允唐劉知幾史通言語篇亦引作廢女況既作

殺字則潘崇下可無能事諸乎一語告潘崇曰信矣潘

崇曰能事諸乎韻服虔云若立職子能事之上同曰不能能

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韻服虔云謂弑君同上杜按高

誘戰國策注云大事兵事傳所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也惠氏說亦同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歸韓非子

內儲篇于是乃起宿營之甲而攻成王王請食熊蹯而

死歸說文熊獸似豕山居冬蟄爾雅釋獸其足蹯鄭元周

禮注蹯掌也孟子熊掌我所欲也按服虔注熊蹯見宣

公二年傳下弗聽丁未王縊歸史記成王自絞死諡之

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爲太子之室與潘崇使

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卽

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歸鄭元禮記注踐猶履也杜本要

結外援文選注引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

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殺之役晉人

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
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
有隧詩毛傳隧道也釋文同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
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
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侯禦之
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鞠居爲右甲
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于
殽也晉梁宏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
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戈以斬囚禽之以
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曠怒

其友曰盍死之暉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暉

曰周志有之鄭司農云志謂記也周禮注勇則害上不登

於明堂闕樓二語今見汲冢周書大匡解云勇如害上則

不登于明堂五經異誼布政之堂故稱明堂明堂盛貌

也南齊書穎容云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藝文類聚引又云

明堂太廟凡有八名其體一也舊唐書引又云凡有七

名文苑英華左氏舊說及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

與明堂為一本疏服虔云明堂祖廟通典杜死而不義非

勇也共用之為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

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

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暉於是乎君

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爾雅遄疾也詩毛傳沮止

也杜本此

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

可謂君子矣 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

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

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息

其可敵乎 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 晉人以公不朝

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

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爾鄭元儀禮注厭伏也按杜注

厭猶損也今攷漢書集注辛慶忌傳厭抑也與杜注相

近然究不若鄭義爲長適晉不書諱之也 公未至六

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

士穀堪其事也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秋八

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國惠棟曰古文左氏

說云大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

其亂國之大事于太廟故云大事也躋登也登僖公主

于閔公上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鄭司農周禮注引作宗人

詁禮記云夏父弗綦按鄭詩大叔于田云叔善射忌又

良御忌鄭箋云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已曹詩侯人彼已

之子之已作其惠棟云其可讀爲記則忌亦可讀作其

古綦字期字皆省作其與綦同音今按家語亦作綦古

今人表作不忌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

詁服虔注云閔公死時年九歲本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

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
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國服虔云周家祖后稷以配
天明不可先也故言不先不窋禹湯異代之王故言不

先鯀契也

本疏

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

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國廣雅忒差也

杜本此

皇皇后帝皇

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
遂及舊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
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國家語云置六關

王肅曰六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者故
云不仁惠棟曰廢與置古字通公羊傳云去其有聲者

廢其無聲者鄭志答張逸曰廢置也以廢爲置猶以亂爲治徂爲存故爲今曩爲鼎苦爲快臭爲香藏爲去郭璞詁訓義有反覆旁通美惡不嫌同名也杜氏云六關所以禁絕末遊而廢之杜此說昧于義矣小尔疋亦以廢爲置杜集解頗用孔鮒之說獨不及此何也今攷莊子徐無鬼篇于是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是古多訓廢爲置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家語作字作設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卽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柔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詒賈穎以爲舉國曰潰一邑曰叛

本疏按賈義本公羊傳國曰潰邑曰叛文正義糾之非也

衛侯如陳拜晉成也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

如同盟禮也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史記秦本記作

及鄆正義曰鄆音郊本傳作郊晉人不出校上年傳趙成子曰將必遂自

茅津濟詒史記秦本紀穆公元年自將伐茅津劉伯莊曰

戎號也郡國志河東郡大陽有茅津杜同此封穀尸而還

水經注引作峭尸賈逵云封識之上同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

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石經無公字舉人之周也詒服虔曰

周備也同按一切經音義稱賈逵國語注亦云周備也

杜取此

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

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蘋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風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爾雅詒遺也詩毛傳燕安也

韋昭國語注翼成也

杜本此

子桑有焉

秋雨蝨于宋隊

而死也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

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

公子朱而還

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

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

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

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 夏衛

侯如晉拜 曹伯如晉會正 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

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爾雅允信也此杜本

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

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

主之謂也 秋晉侯伐秦圍邠新城說文邠鄭邑服虔

云秦所築城也杜取此以報王官之役 楚人滅江秦伯

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

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正義徧檢諸本君子

曰下皆無詩云則傳文本自略也按石經及諸刻本皆

有此二字今姑仍之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

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

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

業及之也**詒**說文肄習也篆文作肄按詩子寧不嗣音毛

傳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嗣與肄

聲近義同韓詩嗣作詒周禮肄儀爲位鄭注云肄習也

故書肄爲肆儀爲義杜子春讀肆爲肆義爲儀若今時

肆司徒府是也賈逵國語注亦同

杜注本鄭賈義

昔諸侯朝正

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

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詒**說文鎬怒戰也春秋傳曰諸

侯敵王所鎬按今本作愾非說文愾太息也杜注愾恨

怒也當从說文轉訓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

弓矢千石經弓下旁增十旅二字御覽同今从宋本刪以覺報宴惠棟云覺讀

為較何邵公云古者諸侯有較德也今陪臣來繼舊好

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詩毛傳貶賜也戾罪

也辭綜西京賦注干犯也杜本此冬成風薨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賙召昭公來會葬禮也初都

叛楚即秦又貳于楚夏秦人入都六人叛楚即東夷秋

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變滅蓼諸刊本勝公字今增

入地理志六安國蓼故國皐陶後為楚所滅杜本此臧文

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漢書作咎繇孫叔敖碑作寔堅不祀忽諸

服虔云諸辭詩疏德之不建水經注引作逮民之無援哀哉晉

陽處父聘於衛反過甯甯嬴從之賈逵孔晁皆以甯嬴

為掌逆旅之大夫

本疏杜取此

韋昭國語注甯晉邑今河內

修武是也

杜本此

及溫而還其妻問之羸曰以剛商書曰

沈漸剛克

按漸尚書作潛史記及劉寬碑並作漸谷永傳日意豈將軍忘湛漸之義師古曰湛讀曰沈漸

讀日

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

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

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晉趙成子欒貞

子霍伯

欒賤曰欒貞子欒枝也霍伯先且居也

史記白集解

季皆卒欒按曰季胥臣也白亦以采地名郡國志河東郡

解有白城劉昭注引博物志曰白季邑在縣西北

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

服虔云使射姑代先且居趙盾代趙衰也箕鄭將上軍

林父佐也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也改蒐于董趙盾將中

軍射姑奔狄先克代佐中軍

本疏

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

董

水經注引作蒐于董澤郡國志河東郡臨汾有董亭

杜同

按郡國志董澤在聞喜邑與董亭自屬兩地劉昭

注兩處皆引此傳雖本杜酈二說然非也今攷董澤當

以涑水所經者爲是杜注反舍此而從彼失之易中軍

陽子成季之屬也

酈按處父蓋嘗爲趙衰屬大夫說苑師

曠對晉平公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

趙衰三日而達是處父由趙衰方得進用杜注作趙盾

蓋傳寫之誤成季趙衰諡成八年傳韓厥言于晉侯曰

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杜注卽云

趙衰故知此注傳寫失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

聖善周聞曰宣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

諸刊本誤作刑獄

董道

逃由質要

鄭元周禮注典常也孔安國書傳董督也詩

毛傳由用也

杜本此

治舊沔

釋文本又作汙

本秋禮續常職出滯

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太師賈佗按賈佗與賈季是

屬兩人韋昭國語注賈佗即賈季恐非使行諸晉國以

為常法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夏季文子

聘于陳且娶焉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服虔

云子車秦大夫氏也

詩疏杜取此

按詩黃鳥云子車奄息正

義曰左傳作子輿輿車字異義同今傳仍作車當是轉

寫之謬孔氏所據乃古本也史記秦本紀亦作子輿氏
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
歸服虔云殺人以葬璇環其左右曰殉上同君子曰秦穆
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歸史記蒙恬列傳秦穆公殺三良而
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王充論衡儒家
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徒纏子相見請道纏子稱墨家有
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年董子難以堯
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近而秦穆晉文言之夫繆者誤
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又云晉文之謚美于繆公云云
按此則穆當讀曰繆所謂名與實爽曰繆也死而棄民
先王違世猶諡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

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

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廣雅風聲也文選分之采物

著之話言廣雅話善也杜本為之律度服虔云鳧氏

為鐘各自計律倍而半之黃鐘之管長九寸則黃鐘之

鐘長二尺二寸半餘鐘亦各自計律倍而半之度量衡

其本俱出于律本疏陳之藝極六經正誤引文穎漢書

注所射準的為藝詩毛傳極中也杜本引之表儀廣

雅引道也杜本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

秩文選注引倉頡篇委任也杜本道之禮則諸刊本禮

是後人妄加使毋失其土宜眾隸賴之而後即命詩毛

今據石經刪傳即就也杜本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

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秋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 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

又好祭鬼怪曰靈又亂而不損曰靈晉人以難故

虔曰晉國數有患難史記集解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

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

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

者難必抒矣

服虔作紆紆緩也本說文同按杜注抒除

也是隨文生訓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

服虔云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

史記集解

立其子民

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

詔

服虔云班次也

同上其

子何震之有

詔服虔云震威也

同上杜取此

且爲二嬖淫也爲

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

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

詔

按雍杜祁子史記以爲秦出

誤以君故讓伯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

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

詔

鄭元儀

禮注亞次也

杜本此

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

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

詔

世本范氏晉大

夫隰叔之子士蔿之後蔿生成伯鞅鞅生武子會會生

文子燮燮生宣叔勾勾生獻子鞅鞅生吉射惠棟云范

氏本陶唐氏之後襄廿四年傳范宣子曰昔勾之祖在

夏爲御龍氏注云謂劉累也又云在周爲唐杜氏汲郡
古文云成王八年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杜伯之子隰
叔違難奔于晉生子輿卽士爲也士爲生士穀士鞅鞅
生會食采于范是爲范武子宣子曰晉主夏盟爲范氏
焦茲曰士穀士會士皆當作土傳譌讀爲杜土姓杜伯
之後土卽古杜字棟按古土字皆作士見敦史記曰有
邦有士今呂刑作土周頌曰保有厥士正義作土呂覽
任地云后稷曰子能使吾士靖而畤浴士乎高誘曰士
當作土周牧敦亦以士爲士焦氏以爲傳譌非也土本
古杜字鄭康成周禮注云世本云相土作乘馬荀卿子
曰杜作乘馬楊倞按世本相土作乘馬毛詩自土沮漆

齊詩作自杜又云徹彼桑土韓詩作桑杜毛詩左氏傳
皆出孔壁中故多古文今按晉語訾頤曰隰叔子違周
難于晉生子輿爲理韋昭曰理士官也班固亦云晉主
夏盟爲范氏范氏爲晉士師是范氏又似以官爲氏存
攷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鄆
邵**節**按劉昭郡國志注垣縣下引此傳文賈季逆公子樂
于陳趙孟殺諸鄆邵據此則今左傳本脫邵字襄二十
三年傳戍鄆邵劉昭垣縣下注復引博物志云縣東九
十里有鄆邵之阨皆連言鄆邵則係晉之一邑可知傳
旣脫邵字而杜注遂泛言鄆晉地可云近而不察矣今
據補賈季怨楊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

月賈季使續絢居第姓纂晉大夫狐鞠居食采于續又姓續氏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 冬十月襄

仲如晉葬襄公 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

子使與駢送其帑說文帑金幣所藏字書帑从子經傳

妻帑亦从巾杜注帑妻子也蓋本韋昭國語注夷之蒐

賈季戮與駢與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與駢曰不可

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爾雅敵當也史記衛世家

注引服虔同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

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索隱稱志林介因

也杜本此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

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

送致諸竟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

隋書

經籍志引作時以序事

事以厚生生民之道

鄭元周禮注引作生民之本

於是乎

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

七年春公伐邾間晉難也

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

焉非禮也

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戊爲右師公孫

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麟曠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

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

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

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

鬲高誘淮南王書注縱放也

杜本此

必不可君其圖之親

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

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
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卽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
夫不稱名眾也且言非其罪也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

歸服虔云康公秦穆公之子罃晉出也御覽曰文公之人

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歸服虔**云呂甥卻芮欲焚公宮也

同上乃多與之徒衛**歸服虔**云衛從兵也同上穆嬴**歸服虔**

云襄公夫人同上杜取此 曰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

其嗣亦何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歸服虔**云

寘置也同上此大子史記集解御覽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

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

賜**歸服虔**云如子善爲教誨此子使之有賢才知人君之

道也則吾受之賜賜猶惠

同上

不才吾惟子之怨服虔

云才而受賜美其教也不才怨子怨其教不至也

同上王

肅云怨其教導不至

集解

今君雖終言猶在耳服虔云

君沒未久其言聲氣尙在耳

御覽

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

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偁服虔云言諸大夫患穆嬴以君

顧命之言責己也畏偁迫無置大子一云畏他公子相

偏迫也

同上

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

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

之步招禦戎戎津爲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

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

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厲兵秣

馬蓐食餽按漢書韓信傳亭長妻晨炊蓐食張宴注云未
起而牀蓐中食杜注取此吾友王給事念孫廣雅疏證
又云蓐厚也蓐食者厚食也不得云牀蓐中食今知不
然者此傳下云潛師夜起則夜食可知咸十六年蓐食
申禱其時楚軍亦曰雞鳴而起襄二十六年秣馬蓐食
下亦有楚軍宵潰之文是張宴云牀蓐中食而杜從之
不爲無據且蓐字當从本訓說文蓐陳草復生也人所
藉薦蓐取其豐厚亦如草之復生故名爲蓐耳潛師夜
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餽水經注引闕駟云令
狐卽猗氏刳首在西三十里顧炎武云後漢衛敬侯碑
陰文城惟解梁地卽刳首山對靈足谷當猗口刳字作

鄆玉篇鄆口瓜切秦地在河東對劓首乙丑先蔑奔秦

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

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

也何必子同官爲寮

釋文本又作僚

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

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

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

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

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

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

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鄆舒且讓之鄆舒問於賈季曰趙

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

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
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穆伯娶于莒曰莒穆
生文伯其娣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
辭則爲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蒞盟
且爲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
許之叔仲惠伯諫歸世本桓公生僖叔牙叔牙生武仲休
休生惠伯彭彭生皮爲叔仲氏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
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
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
復爲兄弟如初從之 晉卻缺言于趙宣子曰日衛不睦
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

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
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
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尚書作卑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
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
正德利用厚生國賈逵云正德人德利用地德厚生天德
易疏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
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
子說之

八年春晉侯使解揚史記集解歸匡戚
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境史記集解服
虔以爲致之于鄭本按杜注既言申鄭地則服說云致

之于鄭方得事實寧有以鄭地轉致于衛者乎劉炫以服說規杜得之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秋襄王崩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 冬襄仲會晉趙孟盟

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洛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

詒

薛綜東京賦注珍貴也

杜本此

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

幣奔莒從已氏焉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

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

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

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詒**高誘淮南王書注效致

也

杜本此

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詒**東觀

漢記其先與秦同祖出于伯益別封于梁將中軍先克
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故箕
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

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
耳 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 二月莊

叔如周葬襄王 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
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龙及樂耳鄭及楚平 公
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
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夏楚侵陳克壺丘圖水經注汝水

又東南逕壺丘城北故陳地春秋左傳文公九年楚侵

陳克壺丘是也以其服於晉也 秋楚公子朱自東夷
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袞陳懼乃及楚平 冬楚子越椒
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倣其先君
神勿福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櫬禮也諸侯相弔賀
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地理志左馮翊夏陽故少梁

社本此

夏秦伯伐晉取北徵地理志左馮翊徵師古曰

左傳所云取北徵謂此按史記晉世家作秦亦取晉之
殺初楚范巫裔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
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
西縊而懸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地理志宏農

郡商杜本

沿漢沂江將入郢王在渚宮爾雅小洲曰

渚杜本

按鄭元禮記注渚作階渚渚古字同說文如渚

者階丘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

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爲工尹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

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

栗頃王立故也諡法敏以敬慎曰頃陳侯鄭伯會楚子

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

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

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地理志梁國睢陽禹貢

盟諸澤在東

杜本

宋公爲右孟期伯爲左孟期思公復

遂爲右司馬地理志汝南邵期思

杜本

子朱及文之無

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

釋文本又作燧

鄭元禮記注金燧可

取火于日

杜本此

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

擊也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

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

詩鄭箋謹猶慎也罔無也

杜本此

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

以亂官乎

厥貉之會麋子逃歸

公羊麋作圉

按字亦作麋

麋麋字近音同惠士奇引盛宏之荊州記云當陽本楚

之舊麋在當陽境也

十一年春楚子伐麋成大心敗麋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麋

至于錫穴

諸刊本並誤作錫今从兩漢志及岳本改作錫

按防卽漢中郡之房

陵房防本一字防渚蓋房陵縣之渚也錫卽漢中郡之

錫郡國志錫有錫春秋時曰錫穴是也應劭漢書注錫音陽陸德明云或作錫星厯反非闕駟十三州志防陵卽春秋防渚也夏叔仲惠伯會晉卻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秋曹文公來朝卽位而來見也襄仲聘

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服虔云反不書者施而

不德衛冀隆亦同服義本疏因賀楚師之不害也鄭瞞

侵齊說文鄭北方長狄國也在夏爲防風氏在殷爲汪

芒氏春秋傳曰鄭瞞侵齊按此則鄭爲國號瞞或其君

之稱如酋稱豪之類服杜注並云鄭瞞狄國名疑非也

遂伐我服虔云伐我不書諱之本疏公卜使叔孫得臣追

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繇房甥爲右富父終甥服虔云魯

大夫也史記集解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

釋文本又作喬富父終甥春其喉鄆服虔云春猶衝同上杜按說

文無揜字史記作春鄭元禮記注待其從容云從讀如

富父春戈之春合以服注是古本皆作春今从改正以

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鄆賈逵云子駒魯郭門名同上

杜本此王符潛夫論魯之公族有子駒氏以命宣伯鄆服

虔云宣伯叔孫得臣子喬如也得臣獲僑如以名其子

使後世識其功同上杜取此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鄆服

虔云武公周平王時春秋前二十五年鄭瞞長狄國名

同上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彤班諸刊本作班非今改正御皇父充石

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鄆張華博

物志云陳畱封丘有狄溝春秋之長丘也獲長狄緣斯

詒賈逵云僑如之祖

同上杜取此

服虔云不言所埋埋其身

首同處于戰地可知

本疏

皇父之二子死焉**詒**賈逵云皇

父與穀甥牛父三子皆死鄭眾以爲穀甥牛父二人死

耳皇父不死馬融以爲皇父之二子從父在軍爲狄所

殺名不見者方道二子死故得勝之如今皆死誰殺緣

斯服虔云殺緣斯者未必三子之手士卒獲之耳下言

宋公以門賞酈班班爲皇父御而有賞三子不見賞疑

皆死賈君爲近之

本疏

按酈班獨見賞或殺緣斯者卽酈

班也故以門爲酈門所以旌其功亦可備一說又服杜

皆取賈義宋公於是以門賞酈班使食其征謂之酈門

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

史記潞作路焚如作夢如

齊襄公之二

年

按史記魯世家引此傳文作齊惠公之二年又齊世

家惠公二年長狄來王子成父攻殺之十二諸侯表亦

于齊惠公二年書王子城父敗長翟三處史文並同攷

齊惠公二年即魯宣公二年在晉滅潞之前僅十三年

耳以惠公為襄公蓋傳寫之譌杜因有既長且壽之說

失之不攷也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歸賈逵云齊大夫

史記集解

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歸京相璠曰

今濟北所治盧子城故齊周首邑也

水經注杜同此

衛人獲其

季弟簡如歸服虔云獲與僑如同時

同上

鄭瞞由是遂亡

卿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歸服虔云自安猶處

也夫鍾邑名徇服虔作循曰循順也

御覽杜取此

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國服虔云立君改立君不用

大子也

同上

大子以夫鍾與郕邾來奔國服虔云郕邾亦

邑名也一曰郕邾之家寶圭大子及身而自安於夫鍾

國人以為不順故郕伯卒而更立君大子以其國寶來

奔也

同上

惠士奇云然則邾不當从邑公以諸侯逆之非

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

杞桓公來朝

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魯公許之國顧炎武云啖

叔佐曰左氏事蹟倒錯者甚多此文當在成四年杞伯

來歸叔姬故也之下誤書于此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

也書叔姬言非女也

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羣

舒叛楚國世本偃姓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龔舒國

志廬江郡有舒及龍舒侯國

杜本此

夏子孔執舒子平及

宗子遂圍巢 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西

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

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

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

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

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

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秦爲令狐

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國服虔云晉地也

史記集解杜取此

圖經羈馬城在今邵陽縣東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

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
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
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
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
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
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困服虔云肆
突言使輕銳之兵往驅突晉軍周禮惠棟曰詩云是伐
是肆鄭箋云肆犯突也杜謂肆爲暫往而退此釋輕非
釋肆也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
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裒糧坐甲困荀卿子曰庶士介
而坐道卽坐甲也固敵是求故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

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

𢒑舊說綏卻也

本疏

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

𢒑也**𢒑**說文𢒑閒也謹敬也一日說也一日且也春秋傳

曰兩君之士皆未𢒑按今本閒誤問且誤甘从玉篇廣韻校改哀十六年昊天不𢒑杜注𢒑且也正用說文此注𢒑缺也未知何據余按此𢒑當與閒同義故說苑載此事云三軍之士皆未息息閒義並通又釋文云𢒑爾雅願也強也且也韓詩曰𢒑閒也昭二十八年傳𢒑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此𢒑字亦當訓且杜注𢒑發語之聲非惠氏補注訓作願亦失語意又按方言

廣雅訓愍爲傷與此傳義亦通明日請相見也夷駢曰

使者目動而言肆音義服虔通俗文云目動曰眴一切經說

文句目搖也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音義高誘淮南王書

注薄迫也杜本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

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

夜遁復侵晉入瑕音義郡國志河東郡解有瑕城劉昭注秦

侵晉及瑕卽此按此陝州西南之瑕昭注以爲解縣之

瑕非也因爲秦所侵故明年春卽使詹嘉處瑕以守桃

林之塞耳桃林及瑕皆屬漢宏農縣地城諸及鄆書時

也

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音義郡國志宏

農郡宏農有桃丘聚故桃林

杜同此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

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

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

卻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

犯歸服虔云謂能處賤且又知恥言不可汙辱

本疏

其知足

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

史記秦本紀作魏壽餘正義曰離音

受亦作離音同

歸服虔云晉之魏邑大夫

史記集解

以誘士會執其帑

於晉歸按趙岐孟子注帑妻子也韋昭國語注妻子曰帑

則此執其帑當亦兼妻子而言杜注止云壽餘子恐鑿

觀下傳士會云妻子為戮而秦伯即答云所不歸爾帑

是帑兼妻子之一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

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詒服虔云繞朝以策書贈士會本疏白氏六帖引舊注

云以有策而不用也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詒韓非說難曰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于晉而爲戮于秦也元何玆注云後秦竟以言戮之按非之說必非無據或卽出秦史也旣濟魏人諫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詒後漢書賈逵傳逵上疏云五經皆無證圖識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按范蔚宗後漢

書賈逵傳贊言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後儒因并疑傳文此語爲賈氏所增益今攷左傳襄二十四年昭二十九年士句之語叔孫蔡墨之對獻子其言范氏爲陶唐氏之後劉累之裔固已甚明不必藉此語爲之佐證也則疑賈氏增益傳文者蓋習而不察耳惠棟曰處者爲畱謂畱于秦者遂以爲氏漢人因改畱爲劉以合卯金刀之說此語或尙得事實然惠氏每喜引唐書宰相世系表等以證經竊所不取邾文公卜遷于繹國地理志魯國驪嶧山在北應劭曰邾文公卜遷于嶧者也按繹嶧字同京相璠曰嶧山在鄒縣北繹邑之所依爲名也水經注杜本此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

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
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
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
卒君子曰知命 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 冬公
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
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
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
四章節服虔云載馳五章屬鄘風許穆夫人閔衛滅戴公
失國欲馳驅而唁之故作以自痛國小力不能救在禮
婦人父母既沒不得寧兄弟於是許人不嘉故賦二章
以喻思不遠也許人尤之遂賦三章以卒章非許人不

聽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有尤也

詩疏

文子賦采薇之

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
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 邾文公之卒
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子
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于
國邕宣三年服虔注驟數也杜本此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

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卽位 邾文公元妃齊
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
晉 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 秋七月
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

爾不可使多蓄憾

釋文蓄本又作畜憾本又作憾今並从不石經釋文訂正

將免我乎

爾爲之

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

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

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糴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

乃還

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歸王逸楚

辭章句叛倍也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

平王室而復之

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

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

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廬戢黎國郡國志

南郡中廬侯國襄陽耆舊傳故廬戎也

杜同此

及叔麋誘

之遂殺鬬克及公子燮初鬬克囚于秦秦有殺之敗而使

歸求成而不得志公子變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穆伯之從已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
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襄仲
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
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
月卒於齊告喪請葬弗許 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
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齊人定
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
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吾友孔檢討廣森云桓公如夫
人者六人懿公母氏位次在第六故以甲乙之數名之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

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于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三月宋

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固服虔

曰華耦爲卿侈而不度以君命修好結盟舉其官屬從

之空官廢職魯人不知其非反尊貴之其意以爲貴者

魯人貴之非君子貴之也

本疏

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

督得罪于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

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爲敏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

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

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

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弗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謂服虔云史佚周成王太史禮記兄

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

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

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

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

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龜釋文龜又作龜謂服虔云魯

國中小寇非異國攻伐故不書也本疏一人門于戾丘皆

死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食

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
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
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 新城之盟蔡人
不與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圖高誘

呂覽注意懈也

杜本此

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

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 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
子告于晉 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
男曹伯盟於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
不克而還於是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
能爲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
也 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

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于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鄆上 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圖伍瑞休江陵記曰

城西北六十里有林城春秋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卽此

城也

御覽

鄖陽圖經阜山在房縣南一百五十里左傳戎

伐其西南至于阜山是也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

訾枝庸人

說文鄘南夷郡國志漢中郡上庸本庸國

杜同

此帥羣蠻以叛楚麋人帥百濮**通鑑**注引穎容釋例

曰麋當陽也劉伯莊史記地名曰濮在楚西南周書王

會篇曰伊尹爲四方獻令正南曰百濮爾雅南至于濮

鉛聚于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

阪高

按蜀志張飛傳曹公追先主一日一夜及于當陽

之長阪今長阪在當陽南北去江陵城百五十里地形

高險或卽楚人所欲遷也荊州記亦云當陽縣東有櫟

林長阪薦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
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
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
罷自廬以往圖按此廬當卽南郡中廬振廩同食次于句
滋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圖圖經竹山縣古庸國方城
山在縣東南三十里庸人逐之囚子揚窗三宿而逸曰
庸師眾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
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
冒圖史記楚世家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
而立是謂楚武王索隱曰古本蚡作蚡音憤冒音亡北
反或亡報反古今人表作蚡王符潛夫論亦作蚡圖按

杜注與史記異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

孔安國書傳軍走曰北

杜本此

惟裨僚魚人實逐之

國志巴郡魚復古庸國劉昭注文十六年魚人逐楚師

是也按庸國庸字當作魚水經注江水下魚復故魚國

也

杜同此

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驛會

師于臨品分爲二隊

杜取此

服虔云隊部也子越自石谿

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

庸 宋公子鮑史記昭公弟鮑革徐廣曰一本無革字

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說文貸施也年自七十

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于六卿之門國

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

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詘服虔云襄夫人周襄王之姊王

姬也不可飽不肯也

史記集解

乃助之施

諸本乃字誤作夫人今改正

昭

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鱗曜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爲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詘詩毛傳姑且也紓

緩也

杜本此

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

實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詘廣雅行去也

杜本此

夫人使謂

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

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禮記疏引此攻帥甸作甸師

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

公卽位使母弟須爲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爲司馬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

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夏四月癸

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

月盟于穀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

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

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

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

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

月克減侯宣多韻揚雄太元經減日省也杜本而隨蔡侯

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

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苟鄭事國賈逵

云苟敕也本疏賈服皆云苟敕也本疏韋昭國語注箴猶

敕也按晉以後諸本皆作藏徧檢字書並無藏字方言

藏字亦後人追改今攷字當爲苟通作箴形相近而誤也說文

苟自急敕也正用賈義方言苟備也荀字從苟亦是一

證今據改又服杜皆取賈義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

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

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

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
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
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
尾身其餘幾國高誘淮南王書注畏始畏終中身不畏凡
有幾何言常畏也杜本此又曰鹿死不擇音國服虔云鹿

得美草呦呦相呼至于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
至也按莊子人間世獸死不擇音郭象注譬之野獸蹴
之窮地意急情迫則和聲不至劉逵吳都賦注凡間暇
則有好音逼急不擇音凡獸皆然非惟鹿也皆主音聲
而言杜注以音作蔭義轉迂曲而無所承劉炫規之最
得正義非也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不德則其

鹿也鋌而走險

說文

鋌銅鐵扑也挺拔也按此似當从

手廷高誘呂覽注猶動也蓋云動而走險耳杜注非義

訓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于儻

惟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

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疆令豈其罪

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

爲質焉

秋周甘歆敗戎于邲垂

說文

按說文無邲字廣韻

邲沈字古文國名亦姓本自周文王第十子聃季食采

于沈卽汝南平輿沈亭是也服虔云邲垂在高都南

水經

注按服說最諦郡國志亦云新城縣有高都城今亭在

城南七里京相璠亦引舊說言沈垂在高都南而又以

爲上黨有高都縣此回遠之至宜其爲道元所嗤矣乘其飲酒也 冬十月鄭太子夷石楚爲質于晉 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尙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 齊懿公之爲

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弗勝註按史記齊世家曰與邴

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則田乃田獵或以爲田邑誤漢書

古今人表作邴歆水經注亦作邴戎廣韻丙字注引風

俗通云齊有大夫邴歆及卽位乃掘而刖之說文掘而作拙

使歆僕詒賈逵云僕御也

史記集解杜本此

納閭職之妻

史記作庸職說

苑引作庸織

而使職驂乘

夏五月公遊于申池二人浴于池

歆以扑扶職詒鄭元儀禮注扑擊也廣雅扶擊也

杜本職此

怒歆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則其父

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

人立公子元 六月葬文公 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

故且拜葬也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

仲詒服虔云襄仲公子遂

史記集解

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

欲立之叔仲不可詒服虔云叔仲惠伯

同上

仲見于齊侯而

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 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

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

人止之曰人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
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
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夫人姜氏歸于齊
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
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

韋昭國語

注引作李它

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

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投
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
大史克

魯語作里克

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

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
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爾雅則法也此杜本德以

處事事以度功鄭元禮記注度量也此杜本功以食民作

誓命曰鄭元禮記注約信曰誓此杜本毀則為賊掩賊為

賊韋昭國語注掩匿也此杜本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賊

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賈逵

云正刑一加以入議周禮疏服虔云正刑一議刑入本

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賊姦為

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

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爾雅兆域也此杜本保

而利之則主賊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詩毛

傳度居也杜本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

才子八人**詒**服虔云八人禹垂之屬也本疏按史記索隱引

賈逵亦以左傳高陽才子八人謂其後代子孫而稱為

子按此則杜取賈義蒼舒隤歟索隱作隤體王符檮鯀

王符作檮演古今人表作檮斨**詒**說文戡長槍也春秋傳有濤戡大臨尤

降王符作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詒**馬融尚書注齊中

也詩毛傳淵深也杜本此明允篤誠**詒**爾雅允信也詩毛

傳篤厚也杜本此天下之民謂之八愷**詒**賈逵云愷和也

史記集解杜取此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古今人表作柏翳仲堪叔

獻季仲伯虎人表作柏虎仲熊王符作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

懿**詒**詩毛傳肅敬也懿美也杜本此宣慈惠和**詒**爾雅宣徧

也杜本此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詒**賈逵云元善也同上杜取此

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限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

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詩王肅云君治九土之宜同上以揆

百事詩毛傳揆度也杜本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詩毛

傳成平也杜本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

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詩賈逵云帝

鴻黃帝也不才子其苗裔驩兜也掩義隱賊好行凶德

醜類惡物詩毛傳醜惡也杜本頑嚚不友是與比周詩

廣雅比近也韋昭國語注周密也杜本天下之民謂之

渾敦史記作渾沌莊子作混沌詩服虔用山海經以爲驩兜人面馬喙

渾敦亦爲獸名本又服虔通俗文大而無形曰混沌切

義經音少皞氏有不才子詩服虔云金天氏帝號同上杜

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詒廣雅崇聚也靖安也詩

毛傳庸用也回邪也

杜本此

服讒蒐慝詒服虔亦以蒐爲

隱陰慝謂陰隱爲惡也

太疏

高誘呂覽注服行也孔安國

書傳慝惡也

杜取服說餘皆杜所本

以誣盛德詒

服虔以成德爲

成就之德故爲賢人也定本成德爲盛德同按成盛古

宇通公羊皆以盛爲成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詒服虔云

謂共工氏也其行窮而好奇

史記集解杜取此

顓頊氏有不才

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詒小爾雅話善也

杜本此

告之則頑

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檇杌詒賈

逵云檇杌凶頑無疇匹之貌謂鯀也

同

服虔按神異經

云檇杌狀似虎毫長二尺人面虎足豬牙尾長丈八尺

能門不退

本說文

楊斷木也从木曷聲春秋傳曰楊柶

按說文無柶字當以作柶爲是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

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謂賈逵曰

縉雲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當黃帝時爲縉雲之官

同上

服虔云夏官爲縉雲氏

杜取此

說文縉帛赤色也春秋傳

曰縉雲氏禮有縉緣从糸晉聲貪于飲食冒于貨賄

按賈子道述篇厚人自薄謂之讓反讓爲冒正可作此

冒字訓解杜注冒亦貪也乃隨文生義耳侵欲崇侈不

可盈厭聚斂積實

高誘淮南王書注實財也

杜本此不知

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饗饗

謂賈服並云貪財爲饗貪食爲饗

本疏杜取此

服虔按神異

經饕餮獸名身如牛人面目在腋下食人

同說文

飮食

也春秋傳曰謂之饕餮按飮字本从彡省故亦可作饕

玉篇亦云饕與飮同高誘淮南注帝鴻氏之裔子渾敦

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縉雲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

故謂之三危今攷孟子舜流共工于幽州賈逵云窮奇

共工也放驩兜于崇山賈逵云渾敦驩兜也音亦相近

殛鯀于羽山賈逵云構杌鯀以此傳及孟子證之不當

如高氏之說矣然四凶獨缺饕餮四裔復闕西裔則竄

三危者當即指饕餮也書傳三危西裔之山水經注三

危山在敦煌南圖經云三危山西極要路是矣舜臣堯

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構杌饕餮投諸四裔歸賈

達云四裔之地去王城四千里

史記集解

詩毛傳投棄也方

言同廣雅裔遠也

杜本此

以禦螭魅賈逵云螭山神獸

形或曰如虎而噉虎或曰魅人面獸身而四足

服注同並周禮

疏按說文作魑云老精物也與賈注微異服虔云螭魅

人面獸身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以爲人害

史記集解

按服所引當亦神異經之文

杜取服說

是以堯崩而天下如

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

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詩毛傳徽美也鄭元周禮注典

常也

杜本此

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

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

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

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
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
莊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圉賈
達云出逐也同上使公孫師爲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爲
司寇以靖國人

春秋左傳詁卷九終

曾孫用勲校刊